

# 秘密大转移

■蒋殊

这一天，县委正在召开。夜里十点，时任县委书记刘开基接到各据点敌人已经向这里进发的紧急情况报告，果断下令：“将县委机关与城关群众从城里转移出去！”

全民大转移。这个想法不是随意跳出来的。将百姓与敌人隔离开，是剥夺敌人主动权的完美开篇。

可是，即将入冬了，舍弃热炕头，住进山里？尽管动荡，尽管贫穷，毕竟是家啊！穷家难舍。把家园让给敌人，进入一无所有的深山？消息一出，一些老者当下便老泪纵横。不舍得，想不通，不情愿啊。何况，那坛坛罐罐，那猪圈石碾，那牲畜牛羊，如何安置？

动员工作，如和风细雨。党员出来了，干部出来了，民兵出来了，积极分子出来了。一家家走访，一户户动员。讲事实，摆道理。担心到外村无法安置的，把对方村干部请来动员；家里人力不足搬不走东西的，民兵顶上；无理由坚决不走的，动员理解的亲戚前来说服。

犹豫、矛盾、牢骚，一点点被化解。

10月20日，转移命令下达，没有人再犹豫。

敲锣，打钟，声声传递出不容迟疑的信号。

被窝里爬起来，挑灯坐起来，埋藏物品，烧光柴草，拔去磨芯，填掉水井，杀鸡宰羊。锅、碗、瓢、盆、米、面、菜、盐，铺盖衣物甚至桌椅板凳，挑在男人肩头，挂在女人臂弯。孩子们懵懵懂懂，跌跌撞撞，跟着队伍向山中行进。

带走所有，毁掉一切，彻底转移，空室清野，只为隔断所有的留恋，更为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利用的物资。

10月下旬的天气，冷风瑟瑟。月光幽幽，洒在沁河两岸。星星点点，照在沟沟坎坎。人群有些杂乱，却沉闷无言。

深山，有些惶恐。它不知，这样的秋夜，人们为何纷至沓来；也不知，土梁沟壑如何变成人的家园。

山是熟悉的山，却要成为陌生的家。

日军兵分多路，趁着夜色，向沁源这片朴素的大地恶狠狠围拢而来。

次日拂晓，日军合拢，全面进入沁源境内，之后又迅速分散，一路变两路，两路分四路……渗透进沁源的每一寸土地。

他们得意洋洋，兵力铺开成一张大网；他们掩饰不住兴奋，以为太岳军区司令部、县委县政府，已经被死死围困在网中央。

飞机来了，大肆盘旋在头顶，“轰——轰——轰——”一颗颗炸弹争先恐后，扑向城内。他们满以为，随之而来的是惊慌，是惨叫，是流血，是死亡。然而一切出乎意料，城中只有炸弹寂寞的回响。这座他们挖空心思侵占的城内，不仅没有预想中的首脑机关，连老百姓都没有一人。他们精心占领的，竟是一座空城，甚至没有一只鸡、一头猪、一袋粮。

留给他们的，只有墙上几行醒目的大字：“一年战胜希特勒，二年打败日本鬼！”

那一行字，是刀，是剑！那行字里，有沁源人的委屈，更有重回家园的信心与傲骨。

平素繁华的街上，只剩下稀稀疏疏的灯光。偶尔响起几声野狗叫，反倒更加让人恐惧。

转移出城的战士、民兵与游击队，反身封锁了城内的日军。只要有一人出据点，就给打回去。

找不到做事的百姓，自己反倒成了困兽，日军懊恼不已，于是常常在星夜出发，挥着血淋淋的刀枪，分路向深山与林区进发。

沿途百姓一群群被抓，一批批被杀。

跟着转移到山中的县反“扫荡”指挥部很快决定，除了那晚转移出去的城关百姓，还必须将敌占点线安沁和二沁大道两旁离据点十里、离大道五里以内的群众，全部转移。

两条大道以城关为中心，北上交口、圣佛岭直通沁县，南下阎寨、中峪可达安泽、洪洞。两条大道连接起来，仅沁源境内就有120余里。这是处在美丽富饶沁河滩上的一条线，周边村庄自北向南有23个，星罗棋布，人口稠密。古代客商经过时，曾编成趣

味的路单：

圣佛岭上吸袋烟，  
看见狐蜜、化峪、安乐关。  
铺上、石壑、交口镇，  
官军、石梁、罗家湾。  
沁源城里好东关，  
老师衙门在半山。  
牧花园、四维、韩洪沟，  
有义、阎寨拐阳关，  
北石、南石五里路，  
顺河下去到南川……

23个村庄，加上离沁源城最近的城关，共有3200多户人家、1.6万多人。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有4.2万多亩，70%都属于旱涝保收的“米面囤子”。

沁源县反“扫荡”指挥部知道，这一步棋，不得不走。与其被困困，不如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把敌人围起来，困起来，再逼走。

11月下旬，又一场秘密大转移开始了。

局势混乱，秩序安稳，纪律严明。一条条山路，一道道山梁，人群趁着星夜，向深山挺进。

短短五六天时间，1.6万余人的秘密大转移全部完成，创造了沁河两岸宽十里、长百里内无人烟的奇迹。

平素只有野兽出没的深山，却布满星星点点的灯火。

随军记者江横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城关、阎寨、中峪、交口4个据点里，共有4600多人口，无论贫富，也无论士绅、名流或挑担小贩，没有一人停留在村镇里不走的，更没有一人去‘归顺皇军’的”；“由城关西南到中峪、亢驛，东南到霍登、桑凹，西北到李园、李成，北到崔庄、郭道，东北到交口、圣佛岭，五条大道，50多个大村镇（占全县4/5），方圆三百里长的空间里，没个人影。一个个村镇，连饮水井都用粪土填塞了，磨碾也破坏了，埋藏粮食衣物的土洞则被群众星夜挖空。”

沁源换了主人，却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彼时日军才知，沁源人并非被吓跑了，而是换了地方退守。

室中空空，仓中空空，瓮中空空。井中打上的水，散发出阵阵恶臭。无奈，只好到几里外的沁河去挑。然而那流淌着清潏潏沁河水的河边，早已有神枪手在等待伏击。敌人这才知道，挑水也是战斗。

夜晚入睡，更觉凄凉。架床无木板，炕上无席片。无奈的敌人只好找来杂草铺在身下。没有柴禾，只好将门板拆下。

人无粮，牲口无草料，只好杀马充饥。

一座萧瑟的城，只剩寒流。

驻沁源日军大队长伊藤中佐不得不向临汾师团司令部求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隔三岔五的夜里，战士、游击队员、民兵还要轮番联手，凭借熟悉的地形摸进县城，向日军驻地展开袭扰。

“轰隆隆——”

“砰砰砰——”这样的声音，不时会在寂静的城内响起，常常让敌人心惊胆战，惊慌失措，摸不着头脑，只能用手榴弹、机枪慌乱地一阵投射。

无奈，敌人只能增加岗哨，仅城关就设了17个哨位。后来又改为流动哨。然而任凭怎样改，依然逃不过暗夜夜里民兵与游击队的一双双眼。

堵路，封城，围铁丝网。敌人的最后一招，就是给自己牢牢筑起“城墙”，将自己裹在中央。

两年半之后百姓返城时，见到这样的望油诗：日住红波夜，身在挖针窠，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烟……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看着电视新闻中,采访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的画面,我心头一热,想起了少年时和我家住邻居的三位志愿军叔叔,要是他们都活到今天该多好。

少年时,我不但在课堂里、书本上了解到杨根思、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烈士的英雄事迹,而且身边就有活生生的志愿军英雄。我家邻居三位叔叔,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们看着我长大,对我的成长亦有直接的影响。

住在我家斜对面的谭玉坤叔叔是汽车兵,住同一栋平房的郑阳兰叔叔是防空兵。我父亲同班工友冷迅雷叔叔是机枪手,我们两家相距不到30米。

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看国产电影故事片《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还是看朝鲜故事片《南江村的妇女》《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我和小伙伴们像过年一样开心,都会去围着谭叔、郑叔、冷叔,询问打仗的事情。在我们心中,他们就是英雄,是最可爱的人。谭叔、郑叔会唱朝鲜歌曲,还会说一些朝鲜语。冷叔这些都会,他还会跳朝鲜舞。

谭叔,身高大概一米七八,清瘦,湖南宁乡人,性格外向,待人热情真诚。我看到过他穿志愿军军装的照片,一个字:帅!谭叔从小家境贫寒,10岁就开始给本村地主放牛。15岁那年,地主见他长大了力气也不小,让他去当船工。长沙和平解放后,16岁的谭叔参军到县大队当兵,1952年1月入朝参战。谭叔在志愿军炮兵某部先当战士,后当炮手,在战斗中经受考验。有一次在战斗中左胳膊中弹,手术后他向医生要来取出的子弹做纪念。后来,这枚子弹与他的各类奖章、证书一起被珍藏在一个自制小铁皮盒子里,陪伴他度过余生。

后来,组织上安排谭叔学习开车,成为一名汽车司机。朝鲜地形复杂,山势险峻,公路行车困难重重。谭叔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不断成长进步,经常在敌人的飞机和大炮轰炸下,通过封锁线,将弹药及补给物资运到前线。

谭叔1958年3月回国,当了矿山的一名汽车驾驶员。我后来从部队退伍回来,与谭叔在一个班,得到他许多帮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淬火蓝天

■宁明

旭日的移动靶标

从东方地平线上刚一探出头儿  
我呼啸起飞的战鹰  
便以箭矢的身姿,飞奔而去  
阳光冲破晨曦的阻隔  
火辣辣地刺向我黝黑的脸庞  
机翼像刚淬火的刀锋,一次次劈向迎面扑来的伪装的石头  
我用力甩掉脸上汗珠的偷袭  
一滴汗,也足可让被蜇疼的眼睛  
在迟疑中迷失方向  
甚至遗失稍纵即逝的战机  
天空更像是一个熔炉

所有好钢,都须在太阳的钻面上  
反复锤打,才有可能  
荣幸地成为一辆上好的宝剑  
而更多的时候  
我会背负着一身汗水返航  
天蓝色的飞行服上  
洒出了一张轮廓蜿蜒的地图  
读懂它的人,都说很像  
雄鸡一样的祖国版图

# 邻家的志愿军叔叔

■杨勤良

助。他对年轻人总是特别热情,鼓励我们要敢于挑战,不怕失败。

郑叔、冷叔他俩都是小个子,一米六左右。郑叔胖胖的,冷叔瘦瘦的。他俩都是本地人,我们江西修水县当年参加志愿军的老战士有一千多人,三四百人光荣负伤,还有很多人没有回来。

郑叔是1951年去的朝鲜,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郑叔给我讲过一位修水籍的同乡战友,在一次阻击战中,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肉搏,最后壮烈牺牲,被迫记二等功。

冷叔告诉我,他同连队的一位战友英勇杀敌,成为了战斗英雄,回国参加英雄模范大会,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那会儿,冷叔脸上的笑容是多么的灿烂!他还拿出他与英雄的合影给我看。冷叔所在的志愿军第40军是首批入朝参战的部队之一,在朝鲜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冷叔自己也在战场上荣立了三等功。

中学时,我参加军训,射击项目成绩不好。我沮丧着去向郑叔求助。他说射击的关键是双手握枪要相互用力,肩窝部顶住枪托,标尺、准星、靶心要三点成一线,扣动扳机前要屏住呼吸,屏气的时机要控制好。他拿着一块木板画上靶心靶圈,还拿了一根木棍给我做示范。我学着他的样子趴在地上,煞有介事地学着郑叔的样子,认真瞄准。那一刻,眼前仿佛出现了郑叔和他的战友在朝鲜前线英勇杀敌的情景,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份郑叔当年战场鉴定的原始资料,上面记载:作战勇敢,不怕敌机、大炮……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可以想象,郑叔的战斗岗位有多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也时刻面临敌人炮火的袭击。可是郑叔根本不在乎,他不怕,他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捍卫祖国的安宁。

郑叔在部队服役6年,回到地方后一直在矿山工作,当风钻工。那可是个体力活儿,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了全矿的生产安全员,大胆管理,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赢得了工友们的尊敬。

冷叔离开部队后,当起了锻工,抡大锤打铁,一直干到退休。工作的锻工房,被冷叔收拾得整整齐齐,机器设备擦拭得油光发亮,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县城开会,遇到一位叫龚湘兰的女领导。得知我来自一家军工企业时,她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位叫冷迅雷的人。提到冷叔的名字,她眼睛一亮,赶紧回答:认识、认识。她对我说:“1949年春夏时,我和老冷都在渣津区委工作,公审恶霸大地主时,我们都是审判委员会成员,是老同事。他是一位乐于助人、思想进步的好同志。不久后,他就参军到县大队当兵了,听说后来去了朝鲜作战……”

现如今,谭叔、郑叔、冷叔的音容笑貌依然会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战斗的往事不会消散,英雄的记忆不可磨灭,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时刻激励着我向上、向前……

头是昆仑

两臂是赤水河与大乌江  
脚板是山海  
我是说躺卧的时候  
站起来呢  
上身云中,下身山里  
心上有一座红楼  
血脉连通长征路  
日月观察  
身心是雄关的化身

娄山带有刀痕和枪伤  
刀痕是“不怕远征难”  
枪伤绝笔  
还闻“雕叫霜晨月”  
娄山人也名娄山关  
奔关口外远方,人与山  
肩上都有“从头越”

##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相遇在花里  
草儿就青青了  
我让我的祖国  
青草儿绿遍天涯  
树就成才了,鹰展祥云  
我的祖国  
古老的岁月返老还童  
人心展花瓣,民生草木青青  
喜悦开口,笑容是我们的首都  
春光就站上天安门



南山积翠(中国画)

吴建明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026期